诗路放歌

昙花(外一首)

♣ 姚彩霞

万物沉睡的夜里
一朵花点亮了星辰

瞬间的明艳
唤醒黎明

是谁还在抱怨
命运的短暂和不公

用生命撩拨的花香
披着自己的星光

一位老人的万年青

那年,走在泥泞的路上
拥挤的人群里暮气沉沉
路边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叫住我
说姑娘买盆万年青吧
苍老的声音如嘶哑的古风琴

我停下脚步
看着祥和的老人瘦骨嶙峋的手中
托着一盘长势很好的万年青
他手背上的青筋如山脉连绵不绝
凸起的力量足以攫住万年的青绿

老人身上发出奇异的光
落在我的脸上
我连忙接过旺盛的万年青
仿佛接住了逝去的青春

龙湖畔寻月

♣ 吕文斌

漫步在龙湖之畔
任晚风轻轻撩拨衣裳
凉爽、舒适
沁人心脾
裹挟着湖水温润的气息
柔柔地抚过面庞
在我耳畔私语

仰起头
望向那片深邃的夜空
期待那一抹熟悉的银辉
目之所及 繁星闪烁
却不见她的倩影
她藏到哪去了呢
是躺在云妈妈的怀抱里小憩,
还是迷失在城市的喧嚣里

远处 霓虹灯闪烁着绚烂的光芒
红的、绿的、蓝的交相辉映
像夜幕下的彩虹
勾勒出繁华的轮廓
填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继续等待
等待那一轮清辉
在这龙湖之畔
在波光潋滟中
在霓虹与夜色交织的时刻
悄悄回眸

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
用一颗素然的心
拥抱姹紫嫣红的明天

故乡的麦子(外一首)

♣ 吴相瑜

故乡的麦子是一把钥匙
年复一年地穿透我记忆的锁孔

布谷鸟焦躁的叫声中
流淌出农民耕耘土地沉默的血汗

即使多年后 在城市岁月静好
也始终埋藏着一颗故乡般隐忍的心

我是豫南的一株麦子

我出生豫南乡土
风吹麦浪的童年像极了我
偷偷张望却不敢直视的乡愁
我怕这么大的人了
还会像小孩子一样落泪

我出生豫南乡土
锋芒毕露的青年像极了我
天天盼望却不断灼伤的理想
我怕这么大的人了
还会像小伙子一样呐喊

后来我落户城镇
半生奔忙 一路迁徙
从麦苗抖擞为麦芒
直到颗粒归仓
打磨为一日三餐的人间食粮
直到成家立业
身影倒映重叠于霓虹灯火中
根系却一直还带着泥土 抖落悬空

时间推着你我往前走
麦子的精神与口粮一直扛在肩头
坚定沉默着 迂回旋升着

史海钩沉

一座皇陵与千年教育的镜鉴

♣ 白志超

暮色四合时,我独步向永昭陵走去。白日里喧闹的街巷渐渐沉寂,晚风裹挟着槐花的甜香,掠过青砖灰瓦的屋檐,一路蜿蜒至陵园深处。夜色如墨,浸染了天际最后一抹残红,唯有永昭陵的轮廓在月光下若隐若现,仿佛一座沉睡千年的古舟,载着北宋的旧梦,泊在时光的河岸。

永昭陵的夜,是朦胧的诗。青石环道蜿蜒如带,两侧的松柏在风中轻摇,枝叶摩挲间簌簌低语,恍若故人絮语。月光如纱,轻柔地覆在陵前的石像生上——文臣持笏垂首,武将按剑肃立,石兽昂首向天,虽经风霜剥蚀,却仍能窥见彼时雕工的精细。陵园中心的封土堆隆起如丘,其上荒草萋萋,在月色中泛着银白的光,似披了一层薄霜。偶尔有夜鸟掠过,翅影扫过角楼的飞檐,惊动檐角铜铃,一串"叮当"声便凌空荡开,清越中带着几分苍凉,仿佛来自千年前穿越而来的回响。

我驻足聆听,恍惚间竟觉那铃声与史书中的汴京晨钟重合。彼时的北宋都城,是否也常闻此声?晨钟暮鼓,市井喧嚣,勾栏瓦舍间文人墨客挥毫泼墨,坊巷深处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而此刻的永昭陵,却只有月色与寂静,将一切繁华凝成石像眉宇间的一缕庄重。

永昭陵的主人赵祯,谥号"仁宗",史家评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他在位四十二年,两宋之最,却鲜有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或许正因如此,他的陵寝亦无唐陵的雄浑霸气,反多了几分儒雅沉静,恰似他的一生——以仁治世,以德化民。

仁宗朝是文人的黄金时代。科举取士之风大盛,寒门士子凭一卷诗文便可跻身庙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父子、曾巩……唐宋八大家中六人皆活跃于此朝。开封府衙内,包拯以铁面无私断案如神,民间传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西北边陲,范仲淹戍守延州,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慷慨;而狄青面戴铜具,率军南征北战,以武人之身破格入枢密院,成为仁宗朝一抹独特的亮色。这些名字如星辰缀满历史的夜空,至今仍熠熠生辉。

然而,盛名之下,暗流涌动。仁宗宽厚,却失之优柔。庆历新政昙花一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终成空谈;西北党项人屡犯边境,岁币之议虽换得一时安宁,却埋下积贫积弱的祸根。史家常叹:"仁宗之世,非无治世之能臣,然弊政如蔓草,剪不断,理还乱。"帝王仁德可润泽一时,却难抵制度沉疴。那些璀璨的文化成就,竟似回光返照,映照着帝国渐衰的背影。

绕陵缓行,指尖抚过冰凉的青砖,砖缝间生着几茎瘦弱的苔藓,倔强地绿着。忽见一对老夫妇相携而行,妇人指着石马笑谈:"瞧这马儿,倒像咱家院门口那尊!"老者摇头:"这可是皇陵的物件,哪能比?"言语间,历史的高墙轰然坍塌——原来那些庙堂纷争、边疆烽火,于百姓而言,终究不过是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是一块门前的旧石雕。

角楼铃声又起,我倚栏远眺,远处城市的霓虹隐约可见。忽然惊觉:今人所困,何尝不是旧日难题?仁宗朝欲改而未成的税赋不均,今日仍在城乡间拉扯;范仲淹忧心的"冗官冗兵",换作现代社会的机构臃肿;狄青所遇的"重文轻武"之弊,竟与某些领域"重理轻文"的争论遥相呼应。历史从不重复,却总押着相似的韵脚。人类总在追逐进步,却又如西西弗斯般,推着巨石上下往复——科技日新月异,而某些痼疾,竟能蛰伏千年,伺机重生。

不远处,一群少年举着手机电筒,围着一尊石像争论:"这肯定是文官,你看他手里拿的是笏板!""不对,武将才佩剑!"他们用现代的光束照亮千年前的雕像,仿佛在玩一场跨越时空的解谜游戏。我不禁莞尔——历史于他们,是课本上的考点,是短视频里的戏说,亦是今夜一场偶然的探险。而石像依旧沉默,任由月光将影子拉长,投在青石板上,宛如一道未写完的注脚。

夜愈深,陵园愈静。独坐石阶,忽觉自己与这陵墓的关系微妙如谜——千年前的帝王将相早已化为尘土,而我此刻的呼吸却与他们的叹息同频共振。历史究竟是谁的叙事?是帝王将相的权谋,还是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稗官野史?抑或是此刻,一个普通人以脚步丈量时光时的顿悟?

想起白日里在职场中的疲于奔命,在琐碎日常中的焦虑困顿,此刻竟显得渺小如尘。仁宗朝的文人以笔墨安身立命,范仲淹在边塞风雪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苏轼贬谪黄州仍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们是否也曾如我一般,在深夜叩问生命的意义?或许答案从未改变:人终须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寻一处安放灵魂的锚点。有人寄情山水,有人托志诗文,而此刻的我,在这寂静的陵园中,借一片月色,与千年前的灵魂共饮一杯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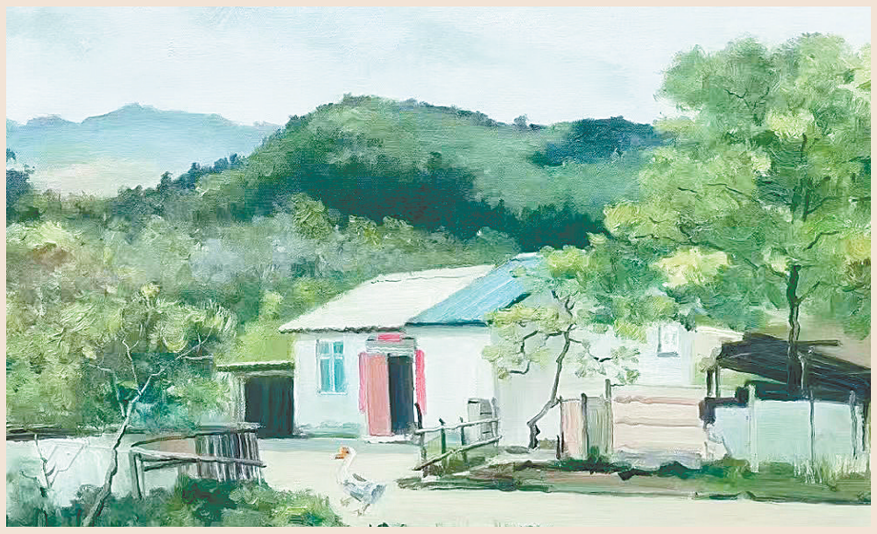
月移中天,陵园东侧忽见几盏灯火——原来是一队中学生正由老师带领夜游。老师举着手电,光束扫过石像的面庞:"同学们看,这尊文官像的衣褶线条流畅,说明宋代雕刻已极重写实。"一名学生举手问道:"老师,北宋那么厉害,为什么后来还是亡了?徽钦二帝还被金人掳走。"老师沉默片刻,答道:"就像你们考试,单科满分不代表总分优秀。北宋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却因制度僵化、文武失衡而衰亡。今天的教育,不也常陷入类似的偏颇吗?"

这番话如石子入水,激起涟漪。现代教育常被诟病"重分数轻人格",学生困于题海,鲜少思考"为何而学"。范仲淹若生于今日,是否会质问:若教育只求谋生之术,而无"先忧后乐"的胸怀,与千年前的"重文轻武"何异?再看陵园中的少年们,他们用手机记录石像,用短视频传播历史,这是时代的进步,却也暗藏危机——当知识被切割成碎片,当思考被算法驯化,我们是否正亲手将文明推向另一种形式的"积贫积弱"?

不觉已绕陵三匝,来时的小径覆满月华,如一条泛光的绸带。回首望,永昭陵的轮廓愈发模糊,仿佛正缓缓沉入夜色深处。风过处,角楼铃声又响,这一次,却似夹杂着欧阳修的叹息:"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归途中,街灯次第亮起,夜市喧嚣渐起。卖地方小吃的摊贩吆喝着,少年踩着滑板呼啸而过,广场上人群随音乐起舞……这鲜活的人间烟火,与永昭陵的寂静形成奇妙的对照。忽然懂得:历史从非冰冷的陵寝与典籍,而是无数个"此刻"的叠加。仁宗朝的文人们忧国忧民时,是否也曾仰望同一轮明月?而千年后的我们,在霓虹与星空间徘徊时,又能否从旧日的尘埃中,拾取一二照亮前路的微光?

月色依旧,铃声渐远。永昭陵沉睡如初,而关于盛衰、得失、进退的思索,仍在风中流转,永无停息。或许,正是这未解的叩问,让历史的江河不止奔涌,让每一个夜晚的漫步,都成为一场与时光的私语。我们终是过客,却也在某一刻,成了历史的注解者——正如今夜,一个现代人站在古陵前,以历史的镜面照见教育的真谛:培养完整的人,远比塑造精致的工具更重要。



太行人家(油画) 李运江

灯下漫笔

侧耳倾听乡音的呢喃

♣ 姚 菲

方言是封存在陶瓮里的月光,是镌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当城市的霓虹漫过天际线,总有一声带着乡音的问候,如同惊蛰的第一声春雷,唤醒沉睡在心底的故土记忆。这些浸润着地域灵气的独特音节,裹挟着祖辈的体温,在唇齿间流转千年,将琐碎的日常酿成韵味悠长的文化诗篇。

破晓时分的街巷是方言最鲜活的剧场。江南水乡的青石板路上,拖着尾音的"桂花酒酿圆子——"漫过拱桥,吴侬软语的软糯恰似九曲回廊里的琵琶弦音,每个字都沾着晨雾的湿润;巴蜀的梯坎间,"担担面,吃不吃——"的吆喝撞碎薄雾,川渝方言的利落随着竹扁担的吱呀声跌宕起伏,辣子香混着烟火气直钻鼻腔。关中汉子站在黄土坡上喊一声"油泼辣子面",声如洪钟震得树梢战栗,恍惚间仿佛看见秦人挽着裤脚,在麦浪里挥汗如雨的身影。这些带着地域胎记的市井之声,是生活最本真的韵律,每个抑扬顿挫里都藏着四季的烟火。

方言的词汇恰似散落民间的珍珠,稍加品味便光华流转。湘语里夸人"机灵",舌尖轻抵上颚的灵巧劲儿,随着字音自然流淌,让人想起湘西吊脚楼里那些眼波流转的少女;闽方言唤月亮作"月娘",源自古老的拜月习俗,正如古代歌谣所唱"月娘月光光,秀才骑白马",短短几个字,既藏着对自然的敬畏,也暗含科举文化的传承。粤语里的"雪条"给冰棍镀上晶莹诗意,让人联想到骑楼底下叫卖的小贩摇响的铜铃;东北话"忽悠"将狡黠诙谐演绎得活灵活现,追根溯源,竟能牵出闯关东祖辈们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词语,既是先民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更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就像客家方言完整保留的古汉语入声,与《广韵》记载的"急促爆破"发音如出一辙,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能在唇齿碰撞间听见唐宋的回响。

传统习俗是方言生长的沃土。闽南的祠堂里,老者手持族谱,用古雅的河洛话诵读祭文:"溯吾祖考,来自中原。"那些沉淀着魏晋遗风的词句,让袅袅香火都染上了历史的厚重;徽州的傩戏台前,面具后的演员用乡音俚语唱道:"善恶终有报。"铿锵的唱词伴着锣鼓声,将人间百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广东的宗族年会上,叔公端起茶盏悠悠道:"做人呐,要似竹蔗——节节甜,节节高。"粤语的九声六调里,盛满了家族的期许;云贵山区的火塘边,苗族老人用苗语传唱创世神话,每个音符都跳动着民族迁徙的记忆。

方言更是游子与故土之间无形的丝线。去年春节返乡,小侄女用标准普通话背诵古诗,我教她用方言念"床前明月光",她却歪着头问:"为什么和老师教的不一样?"那一刻,我忽然听见了文化断层的细微声响。而在纽约唐人街,突然听见一句"侬饭切了伐"的上海话,异乡的孤独瞬间消融;在伦敦地铁站,一声带着川音的"好嘛",能让漂泊的心瞬间找到归处。就像西北汉子离家时,母亲塞进行李箱的花椒,经年累月后打开,麻味依然能唤醒整个童年的味觉记忆。方言里有母亲纳鞋底时的絮叨,有父亲酒酣时的故事,有发小翻墙偷杏的笑声,这些带着体温的声音,是任何标准化语言都无法替代的情感慰藉。

然而时代的浪潮正悄然冲刷着方言的堤岸。短视频的机械音效取代了巷口的童谣,拼音输入法模糊了方言的棱角,标准化的浪潮里,乡音正化作风中的残烛。苏州评弹的吴语十三调,如今能完整演绎的艺人已寥寥无几;曾经响彻山野的陕北信天游,也随着年轻一代的远行,渐渐沉寂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这些消逝的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一方水土的文化指纹,是无数人共同的精神原乡。

守护方言,就是守护文化的星河。不妨在家庭晚餐时,缠着长辈用乡音讲述那些"从前有座山"的老故事;在社区活动中,跟着方言达人学唱几句韵味十足的地方小调;甚至在手机里存下孩子用方言背诵童谣的录音,让这些带着奶音的乡音,成为未来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就像春风拂过荒原,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珍视这份独特的语言财富,方言这棵古老的大树,必将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抽枝展叶,绽放出更绚烂的文化之花。

愿我们都能成为文化的酿酒人,以敬畏为曲,以传承为瓮,让每一种乡音都能在新时代的土壤里酿出历久弥香的文明之味。当我们侧耳倾听乡音的呢喃,触摸那些带着岁月包浆的词句,就仿佛握住了千年来祖辈传递的文化火炬。这份独特的语言印记,终将在传承与创新中,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让每个漂泊的灵魂,都能循着乡音的方向,找到回家的路。

荐书架

《百问红楼》系列新书:做实用的文学知识普及

♣ 陈 莹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在四大名著中,始终为亿万读者津津乐道、令大家"意难平"的作品,一定是《红楼梦》。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探讨、解读《红楼梦》的帖子、视频层出不穷,具有超高的关注度。在众多解读《红楼梦》的博主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蔡丹君是很特别的一位。

"顽石"和"神瑛侍者"到底哪个才是贾宝玉?为什么贾宝玉爱林黛玉不爱薛宝钗?林黛玉究竟有多少钱,她的家产都到哪儿去了?秦可卿为什么会成为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的引路人?王熙凤究竟是善还是恶?贾母为什么没有促成宝黛的婚事?围绕宝玉挨打的情节,作者埋下了多少伏笔?一顿"螃蟹宴"够刘姥姥家过一年,这笔账是怎么算的?抄检大观园暗示了"群芳"怎样的结局?贾政为什么让宝玉写《姽婳词》?……从解读《红楼梦》的关键情节、重要人物,到深扒荣国府的经济账、逢年过节的美味佳肴……蔡丹君讲解《红楼梦》,不夸张、不戏说,以百年红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扎实专业、正本清源的细致解答,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1.5亿。

近日,蔡丹君新作《百问红楼:人物众生相》《百问红楼:情节名场面》在京首发面世。这两本书是从广大读者、网友的好奇提问中总结出来的,集中回答了讲授《红楼梦》过程中,读者提问最多的近200个关于人物和情节方面的问题,帮助读者充分理解《红楼梦》人物的复杂关系、行为逻辑和性格特质,读懂曹雪芹在《红楼梦》情节中埋下的伏笔和隐喻。

看似"高冷""深奥"的《红楼梦》其实并不难读,关键在如何入门。《百问红楼》系列新书是蔡丹君写给读者的"红楼阅读难题集锦",从主要人物、关键情节、结构章法、写作手法、文化背景等方面,精解讲授《红楼梦》过程中读者提问最多的问题,引领读者读懂"草蛇灰线"背后的红楼世界。

人与自然

风过南山板栗林

♣ 李学然

风起于南大塘水面的青萍,掠过南山北坡的板栗林梢,越过山顶,直上云霄,然后随云四散,不见了痕迹。

我们村庄对面,有一座高高耸起的山丘,因其在村庄之南,村人称它为"南山"。南山山脚有一口水面宽阔的池塘,塘也因其方位而被村人呼为"南大塘"。这山,这塘,为我们村庄所辖。

记忆之初,南山是我们村庄的"南大仓":北坡多高粱、玉米、葵花、红薯,还有碧绿的油菜;南坡多南瓜、芝麻、花生、黄豆,也有金黄的小麦。一年四季,南山都不寂寞。听村里老人讲:南山先前杂树丛生,野荆相连,合抱之松抬眼可见,大炼钢铁时,全公社的青壮年都集中到南山砍树,砍下的树都进了炼钢炉的灶膛,不长时间,南山便光秃秃了;后来号召"生产自救",生产队长就领着男女社员到南山刨树根,整土地,插红薯,种南瓜。从那以后,南山便成了大集体时代我们村庄的"南大仓"。

上世纪80年代初,生产队散了,大集体时代谢幕了。南山被划成了几十个大小不同的格子块,分给了村里不同人家。我家人口多,分到的格子块就大。我家的这块格子地位于山北坡的山腰,宽60余米,长100多米。前两年,父亲在这块格子地种高粱、玉米、红薯,收成还好,但卖不出什么钱。每学期开学时,我们姐弟四人的学杂费要靠父亲带着一张老脸和一声声的干笑,走东家、进西家地告借。第三年,父亲从远嫁到山里的小姑处买回几棵拇指粗的板栗树苗,请了几个村民在坡地挖坑栽苗。那时请人帮工,只需要管饭,不用付钱。两年后,父亲栽下的板栗苗就蔚然成林并开始挂果了。板栗树是本地的毛板栗,果多、个大、粒满,但没什么油性,果质粗糙。不过那时候,人们对食品的要求,重在量而不在质。由看重数量到追求品质,中间需要一段很长的时光。父亲在我们村庄是第一个拥有板栗林的人,他的板栗林不仅成了南山的一景,更是我们家的摇钱树。

父亲经营板栗,算是找对了路子。上世纪80年代末,板栗卖到一块钱一斤,要知道那时的稻谷才卖两毛钱一斤。90年代,信阳建成了多家板栗汁饮料厂。板栗汁入口丝滑,香味浓郁,喝前摇一摇,口感更甜美。那时市面上饮料品种不多,板栗汁一经推广上市,就以其独特风味风靡城里乡下,深受男女老幼的喜爱。每逢佳节,人们走亲访友大多会带上一箱信阳特产板栗汁。我的家乡也建有一家板栗汁厂,板栗汁的出现,把板栗的价格推向了新高。父亲用他那片板栗林,为他的儿女铺了一条通往大学的路。

村里人看到父亲的板栗林带来的效益,也纷纷退耕栽种板栗苗。不几年,整个南山便不见庄稼,只见板栗林了。多年后,政府号召"退耕还林"时,南山早已无耕可退。新世纪之初,父亲的那片毛板栗林过了盛果期,而且毛板栗也越来越为人所嫌弃,父亲观望了两年后,在一个冬季,雇了台挖机把板栗树连根拔起,把拔起的板栗树卖给了烧炭厂。来年开春,父亲从外地引进油板栗苗,雇人施肥栽种浇水。油板栗苗采用了新的嫁接技术,第二年就开始挂果。油板栗树适应性极强,抗虫害,耐旱耐贫瘠,结的果颗粒大,皮薄肉满,色泽油亮,入口甜津津的,细腻滑嫩,卖价较毛栗子要高很多。那片油板栗林,让父亲在村庄起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楼"。

今年清明回老家给父母扫墓,看到南山北坡栗树林间挂满了一盏盏太阳能灭虫灯。十年前,母亲走后不久,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我因工作原因,早已离开家乡多年,没有精力也不懂得该如何经营父亲留下的那片栗树林,只好把它交给阳光,交给风雨,交给四季。五年前,村里成立了农业经济合作社,南山的经营权整体流转给了合作社,父亲的那片栗树林自然也流转给了合作社。合作社为了营造绿色宜人环境,努力开拓农业和土地利用的新领域,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的转型。经过一系列认证、考核,积极招商引资,合作社先后投资一千多万元,在南山坡种植特色经济林——猕猴桃、冬枣、秋月梨;在北山坡发展传统板栗林,铲除老板栗树,从山东引进高品质的红栗品种。同时还大力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在山上林间散养土鸡、黑毛猪,在南大塘养青虾、草鱼、白条鱼;在山脚建了一座座蔬菜大棚。走进蔬菜大棚,你可以看到脆生生的韭菜、小白菜、菠菜、西葫芦、豆角、西红柿、辣椒、茄子……这里的蔬菜都是合作社自己种植、管理、采摘,不施化肥,不喷洒农药。吃一口这里的蔬菜,满嘴都是自然的味道。

南山是一本书,它记下的不只是时光;父亲曾经的栗树林,是父亲用汗水写在南山坡上的分号,它不只是把山脚与山分开。当风吹过南山的栗树林时,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也许仍能听见栗树林的欢笑声吧!